

三角开衫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北方文丛

三角形太阳

刘兆林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晓 松桦

封面设计：张廷宁

三 角 形 太 阳
Sanjiaoxing Taiyang

刘 兆 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木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8 4/16·插页2·字数170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 5,850

ISBN 7-5317-0160-X/I·161 定价：3.30元

目 录

小河上有座桥·····	1
列车北去·····	19
连长的手相·····	41
一江黑水向东流·····	82
三角形太阳·····	100
秋 声·····	147
违约公布的日记·····	162
雾里一团烟·····	183
黑土地·····	201
写早了的自传·····	253

小河上有座桥

很高很高的了望架下，是一条流速很急的大江。江水虽然流得急，表面却很平缓，要不是有巡逻艇时而飞一样地驶过，还很难看到一朵浪花。江水黑黑的，只有流到急转弯处才能无声地冲出几个漩涡。黎明的江上罩着浓雾，看不见水，江便象朦胧的白色了。

越过朦胧的白雾，新兵张小宝的眼睛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向对岸观察。

异国的小村庄和军营也都笼罩在雾中，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坦克阵地，只看得见远处绿色的山林和山林上边微微透出

的红色。慢慢的，太阳象烧红的圆铁在罩着雾的林子边上露出了头，不一会儿，便象一只用圆规划出来的金红色大圆圈跳了出来，上面绕着几缕轻纱一样的淡云，下面是粉红的霞。就在淡云和红霞融到一块的时候，张小宝身后我方山上的一头牛哞——儿——哞——儿地叫了。接着，一只布谷鸟也叫了。清脆而悠长的叫声传过去，引得对岸山上的一只布谷鸟也叫起来——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布谷——！这边的叫一阵停下来，那边的又叫一阵，那边的叫一阵停下来，这边的又叫一阵，声音都那么好听。不一会儿，两边的布谷声中都有了和谐的伴唱：那边是几只小鸟，唱声又快又细，象用泉水刚刚润过歌喉；这边是几只青蛙，叫得又慢又长，好象嘴里含着水。

太阳在唱声中升高了，雾也散了，看见了异国坦克阵地、村庄、军营、村边的牛和羊，拖拉机，摩托车，小轿车，三角屋顶的民房，民房上的电视天线……忽然响起了哨声，一家民房的门先开了，一个军官慌忙跑出来，紧跟着又出来个妇女朝军官喊什么，军官停下来把她推了个趑趄。

“排长你看，他们的军官在打女人！”张小宝说完却没听见排长应声，忙回过头，见排长正双手举着小望远镜朝相反的方向望出了神。

“她在看书？”排长燕北举着望远镜，边看边自言自语。张小宝发现排长的脸色有些激动，眼里亮晶晶地好象闪着泪光。燕北发现张小宝在观察他，忙放下望远镜，掩饰着自己的激动说：“注意观察，别东张西望看西洋景！”

“排长，那边有个军官打女人，你看看！”

“不属于敌情，我不看了。”燕北放下望远镜，匆匆走下了望架。

张小宝和燕北是老乡，所以他对燕北一点也不惧怕。燕北刚走，他就用小望远镜对准了排长出神望过的那个地方：绿茸茸的禾苗地里坐着一个粉红上衣蓝裙子的妇女，还有一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。那妇女捧着本书在看。呃，是她，排长在看她！

张小宝曾几次被排长派去给她送过鱼，送过柴，还帮着修过房子种过地。她的情况他不清楚，只知道她叫陈探月，长得很漂亮，待人热情，心地善良。一派公差去她家做好事，大家都格外愿意去。他想，听说排长家里都有对象了，有对象的人还老这样……啧！

张小宝又看见排长从营房里出来，朝陈探月那个方向走去了。好奇心使张小宝忘了观察敌情，他用小望远镜瞄准排长，发现排长没有背枪却背着一个挎包。排长前面就是一条河了。——一条从远方流来汇入大江的小河，营房和了望架在小河这边，小河那边有个小村庄。小河上有座桥，到村庄去必须从桥上过。排长走上桥头了。粗大的圆松木桥是排长带人新修过的，比原来还多加了木栏杆，木栏杆刷了白油漆，和桥下黑幽幽的流水相映衬，很是好看。水里该映出排长的倒影了，排长却停住脚步，站了一会儿，转了个圈，又返回来，爬上了了望架。张小宝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继续观察。燕北说：“张小宝，你过河去帮着铲铲地！”

“帮谁呀？”

“从桥上过去，别蹚水，在桥北边那块黄豆地里。”

燕北让张小宝用望远镜朝他指示的方位看。陈探月已丢下书本开始铲地了，小女孩却趴在地上象是哭闹着让她抱。她哪里顾得上抱女儿，挥着巴掌吓唬了几下，又匆匆铲起来。张小宝不禁一阵心热说：“排长，那……这儿……”

“我替你！”

“我自己……？”张小宝是愿意去的，因为每次去尽管帮着干了很多活却不觉累，而且总是带回很多愉快的感觉，他猜想别人也一定这样。大家都愿意做的事自己就让给别人。“排长，你去吧，我自己……”

“你自己去吧，就说排长派的！”燕北已经接替张小宝在观察了，说话时眼睛正对着高倍望远镜。

“排长，还是你去吧，我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，去吧，执行命令！”

张小宝只好自己去了，临走他还故意看了看排长的挎包。燕北没把挎包交给他，催促说：“还不快点，都快吃早饭了。”

二

早饭后又去上哨的时候，刚走出营房，燕北就迫不及待地问张小宝：“小宝，她说没说还有啥干不过来的活吗？”

张小宝正弯腰采一束粉红的石竹花，听燕北没头没脑这一问，怔了一下说：“呃，没说。铲完地我想再帮她挑挑水，她硬把我撵回来了。对了，她还一再嘱咐我谢谢你。”说着又弯腰继续采花。蓝的马兰，红的野百合，白的芍药，桃红的韭菜莲，金黄的蒲公英，遍地里都是，迈一步几乎就

能睬住几朵，燕北却无心看一眼，又问：“谢谢我，怎么要谢谢我呢？”

“你不叫我说你派的吗？”

“你呀，我的意思是别担心班长批评你私自出去做事。”赶紧又问，“她怎么说的？”

张小宝把一朵蓝得象能流出汁液来的马兰花插进枪口，她说：“可真该谢谢你们排长，他老是想派人来帮我干活。他自己不来干，老派战士，你们没意见吗？”
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说，就我们一个排住在这里，当排长的事可多了，观察、训练、养猪、种菜、搞军民关系，做思想工作，够操心的了，能支派开就不错了，哪能样样都亲自干呢。她就说，‘那你就跟排长说说，你们有啥干不了的针线活只管拿来，要不我也过意不去。’”

“那不行，她负担够重了，什么活也不能让她做！”燕北见张小宝没再往下说，又问，“再没别的吗？”

张小宝把手中的花儿摇了摇：“没了。”

“她好象在地里还看书了，你没注意她看的什么书？”

张小宝手中的花已拿不了啦，一边挑不好看的扔着一边说：“是有一本书，能有一寸厚，名叫……《静静的——》，忘了叫静静的什么河了。”

“《静静的顿河》！”燕北捡起张小宝扔掉的花，有点儿激动，“一定是《静静的顿河》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从她家里借过，写得真美！”

张小宝想象不出书里描写的会是怎么个美法，又采起花来。燕北却仿佛走进书中描写的风光里去了，同时又遗憾自己不会写书，要是会写，这里不是比顿河两岸更美吗？在这当兵八年了，冬天那尖刀似的风和铺天盖地的雪，春天大江解冻时壮观的冰排，夏天小河的鱼虾，甚至瞎蒙小咬哇，都使他难忘。秋天了，蘑菇、木耳、山果啦，以及红了的山黄了的地都使他感到非常非常的美。八年三十二季，连来八批新兵，送走了八茬老兵，哨所附近的每一座山，每一个人甚至每一条狗都在他脑海里不可磨灭了。巡逻了、潜伏了、抓特务了，时间每过一年，就使他对这儿多一层感情。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足够写一部小说了。他又恨自己没有雄心壮志，还不如人家……“小宝，你没注意她怎么样？”他说的怎么样是指她的精神状态，可张小宝以为是问长的怎么样了。他琢磨，排长今天怎么啦？看排长问得很认真，只好吞吞吐吐说：“我看她——她很——”他想说很漂亮，但又觉得不严肃。忽然，跟着上哨的狗噌地从身后跑过去，顺口说道：“跟咱们这个‘二毛子’差不多，挺精神！”二毛子就是这条狗，是有一年大江涨水从对岸游过来的，没人找也不愿回去，哨所就养起来了，调皮的战士给起名叫“二毛子”。

燕北呼地停下来，受了侮辱似地斥责道：“什么‘二毛子’，侮辱人！”

张小宝慌忙解释说：“一看见咱这狗就说走嘴了。”

“嘴上不会放个岗吗？”

张小宝认错说：“她心眼可真好，铲地时我不小心踢了

锄尖，脚上踢个小口子算啥，我都没当回事，她哧拉就在衬衫下边撕了一条子给我包。挺好一件衬衫，她就撕了！”

燕北眼睛随着张小宝说出的哧啦声一亮，说：“正好昨天我在供销点买了件女衬衣，你再跑一趟给送去，顺便把排里早晨打的鱼拎两条！”

“排长，她管你要衣服啦？”

“损坏东西要赔，还等人要？”

“排长，你昨天就知道她今天撕衣服？”

“不，不是特意给她买的！”

张小宝虽然是个新兵，毕竟也十八九岁了，懂得一些人情世故。他想，早晨排长挎包里装的肯定就是衬衣，还说不是特意给她买的。衣服是人家自己撕的，用不着谁赔嘛，有心送给人家就直说，何必……未免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？他试探着问：“排长，她男的是军人？”

“你问她是不是军人家属？”

“要不你咋老想照顾她呢？”

燕北摇摇头没再吱声。已经到了望架了，燕北默默往上走，张小宝跟在后面没好再问，他猜排长一定有心事。他盼排长憋得慌了时能主动流露几句。换了晌好半天，燕北一声也没吱。张小宝从观察镜里看见对岸早晨那个打女人的军官，正在江对岸钓鱼，忽然找到了话头：“排长，你说那边的军官也都是党员吗？”

“你们这茬兵想事真怪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党员？”

“我看不是，要不怎么打女人呢？”

“这也算党员标准？”燕北笑了。

“当然算了，你对女同志多尊重，人家自己撕的衬衫还要赔，他呢，能比吗？”

张小宝的家乡话勾起了燕北的乡情。在家乡，人们把怎样对待女人当作衡量一个男人品德的重要标准。对女人没有好品质的男人，官再大，才再高，貌再美，也得不到人们的敬重。他想到自己的父亲，父亲当地区革委主任时，以工作需要为借口，把从小结发的母亲休了。那几年，父亲经常在大会上讲话，在报纸上登文章，名声大着哩，可在乡亲们心里，位置渺小着哩。他跟了母亲而没跟父亲。生他养他的母亲给了他多少善和美的营养啊。他本能地爱一切勤劳、贤惠、善良的母亲。张小宝的话使他心里很热，他口气缓和下来：“小宝，你想过找对象的事吗？”

张小宝脸稍微红了一下：“说没想过那是骗人，不过可没认真想。”

“没认真想说明也想了。怎么想的？”

“那都是空想，排长，讲讲你真格的吧！”

不知怎么回事，燕北竟象小孩子受了大人吩咐似的，真说起来，而且好象张小宝是个有丰富经验可以给他当参谋的兄长。

“我看还是咱们家乡人那个说法对，一是模样俊，二是品行好，家庭条件不必太挑剔。”

“太挑剔不好，也不能一点不挑哇。听说家里有好几根线呢，挑妥了吗？”

“挑是挑妥了，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。”

“什么样的？”

燕北不好意思地鼓了一会勇气：“就是，就是……今早给你包脚那个……”那个什么呢，燕北没找出恰当词儿来。

张小宝吃了一惊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但确实又听清了，就是那个陈探月，一个带着三岁女孩的寡妇，莫不是个军人留下的寡妇？“排长，我承认她是好女人，但你要娶她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不怕人家笑话捡个寡妇？”

本来在内心激烈斗争的时候，燕北也这样问过自己，并且这也是他一直下不了决心的障碍。现在这话忽然又从一个小兵嘴里说出来，却激怒了他：“胡说，谁笑话捡个寡妇？”

张小宝慌了，好半天才委屈地说：“她本来就是寡妇嘛，听说还是个‘二毛子’！”

“胡说，不许你说‘二毛子’、寡妇的，去年的今天，她还不……不是……呢！”

三

去年的今天。

夜里。

下了一天的大雨，仍然不停。大江小河都涨水了。小桥上那座木桥受到威胁。

燕北连夜带着战士冒雨加固桥身。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好把哨所的汽车开到桥边，明灯照亮。探月的丈夫也赶来和战士们一块抬木头。和他抬一根木头的那个战士崴了脚，冷不防跌落水中。就在那个战士眼看就要被洪水冲走的关头，探月的丈夫跳下水把战士推上来，他自己却被洪水冲

走了，吞没了。黑黑的夜里，怎么也没找到他，第二天才在下游捞到了尸体。

哭红了眼的探月从丈夫衣服兜里掏出一块手绢。那是绣着两条金鱼的手绢，丝线的颜色，鱼儿的形状，都是她亲手选择和设计的。鱼的眼睛，一只是用她的中指血点成，一只还是她丈夫的中指血点成。中指连心，用连心的血点成鱼儿的眼睛，象征两人恩爱之心至死不变。双鱼手绢是他们的订婚信物啊。探月把手绢收起来，克制着自己不再哭泣，让战士们把丈夫抬走了。

这情景燕北全看见了。女人失去丈夫的痛苦，他从母亲身上看到过，但那是被遗弃的痛苦，里边有许多对负心丈夫的恨呢。而同年轻爱人的永别比交织着恨的分离要痛苦得多啊！这年轻女人真坚强。很快，同情和敬佩之心驱使他暗暗了解到探月的身世。祖父是解放前从山东流浪到江边淘金的光棍汉。无家可归的生活使他与异国、异族但命运相同的女人结了婚，因而探月的父亲就是混血儿。他又和一个混血儿女人成亲，生下探月那年就去世了。探月的母亲按着中国劳动人民的道德观念奉守着女人的贞操，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供养探月，长大了，念书了。念到全中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那年，她只好回村和母亲一块参加劳动了。那时她已到了青春妙龄，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，有数的小伙子不是没人爱她，但都不敢爱。她奶奶是外国人，二毛子父亲和二毛子母亲养大的三毛子能爱中国吗？说不定她母亲是个特务，她是个小特务，不然为什么叫探月？想多刺探些情报将来好越境。县里的造反组织到小村来开辟农村根据地的战略家们

知道了这件事，又发动群众把探月的母亲揪斗了。除了特嫌的罪名外，还挂了只破鞋，说她把外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到了中国……一个寡妇，暂时顶个特嫌名慢慢抖落，总有一天能抖落清的。一挂了破鞋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她跳进了清清的黑龙江。这样，探月成了孤女。胆怯的小伙子离她更远了，勇敢点的也只是犹犹豫豫偷着跟她说一句半句话。犹豫中，山村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，其中竟有一个不听邪的小伙子，大胆爱上了她。他们结合了。丈夫劳动之余学写小说，立志把边疆的生活写成书，探月就加倍劳动，全力支持。他们简直是全村最美满的婚姻。

还没尝过爱情滋味的燕北，被深深感动了。他怀着不知是谁赋予他的责任感，背着探月给部队领导写信，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。政府为了照顾她，决定给她办准迁证，同意她迁到婆婆那儿去。燕北满怀喜悦把这消息告诉她时，她却说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在这儿把女儿养大。”

燕北劝她：“你婆婆那儿比这条件好，孩子会更有出息！”

她说：“出息也要在这块土上出息。小孩她爸为什么到这儿来，不就因为这儿人少吗？他还要为这儿写一本书，没写出来就去了，我非要在这儿住下去，把书写出来！”

燕北不禁感动而且深深自愧了。他每天都在对战士进行热爱边疆的教育，并且以为自己对边疆爱得很深，却万万没想到远不如眼前这个女人。他忽然觉得这混血儿寡妇很美、很美，甚至不愿去想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比她更美的女人了。那些天，他还莫名其妙地研究一阵优生学，而且得出了结

论：异族通婚，后代聪明，远亲婚姻是一种进步。悄悄的，探月在他眼里一天比一天美丽，连那小女孩都那么可爱：凹进鼓溜溜小额头下的黑眼睛，小小的高鼻梁，长长的腿，这不都是美吗？怎么有人把这当耻辱和笑柄呢？

自从燕北觉得探月很美很美以后，他再也不敢过河去了，大事小事都派战士们去做。他把河上的桥当做碉堡，一走到跟前就让无形的火力阻住自己。可是每次被阻住退回去后，他又不可扼制地想走过去。今天，去年的今天，整整一年了！无论如何今天应该带点东西亲自过河去看看她。他早早起来，把早已买好的衬衣装进挎包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结果还只是站在高高的了望架上把眼光和心送过了河。

四

孩子般善良的张小宝被燕北说服了，他摆弄着望远镜说：“排长，那，今天你非得自己去送衣服不可！”

一个人，当他对某个问题十分矛盾的时候，突然受到某种刺激而暂时站到矛盾的一方激烈地向另一方进攻，另一方又突然宣布投降了，他会感到胜利来得太突然而不能立即去受降。燕北此时突然觉得张小宝的赞同，心情就有点这样。

“好小宝，谢谢你，今天我有事，你替我去吧，我床头柜里还有几本稿纸你也带去，顺便再把她看的《静静的顿河》借来，一共四本，一本一本借，回来我买好东西请你！”

张小宝用挎包装了衣服和稿纸，拎着两条鲫鱼过了河。

他不象以前去那样轻松了，仿佛去执行一次神圣的使命。哨所的二毛子狗也象知道他这次任务很重要似的，跟来了。

探月的家在村子最西头。松木板障子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，两间圆囿大红松构造成的“木克楞”房，窗明几净。屋前放了十几盆花，屋后是几棵山丁子树。院门口栽着两棵美人松，又庄严又美丽。松下蹲着一条半大黑狗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她母亲那么虔诚地守寡还惹了洗不清的是非，所以丈夫死后，探月赶紧向哨所要了这条狗，好吓唬来惹是非的人。村里任何人进院这狗都不留情面，主人不出来迎接，谁想偷偷进去那不可能。张小宝走到门口时，那狗不但没叫，还象热烈欢迎一样把门扑开了。一来是张小宝来过好几次了，二来这狗是从哨所要的，跟张小宝来的这条狗就是它母亲，所以凡是穿军装的人都不咬。母子两条狗一块撒了几个欢，才跟张小宝进院。

狗跳起来扑屋门时，在屋里伏桌写字的探月才发觉，见是张小宝，忙擦擦写字时刚哭过的眼睛迎出来。张小宝同情地说：“大嫂，排长又叫我来给你送点东西。”放下鱼就把几本稿纸掏出来：“排长说你有用。”

探月感激地接过纸：“你们排长，叫我怎么谢他呀！”

张小宝忙又掏出一件粉红色的衬衣，递给她，她疑惑地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“排长非叫我今天把衣服送来不可，可急哪！”

“粉红的，真好看，叫我给他媳妇绣朵花吧？”

“不是，给你买的。”

探月的脸抽搐了一下，突然泛起红润，自觉冒失了：